

**摘要** 对公共空间的公共性评定模型进行梳理，并提出公共性系数的概念。指出公共性乃公共空间最重要的品质，且定义它最低限度地包含三个维度：功能可见性（affordance）、包容性（inclusive）、可达性（accessibility）。以公共性最低限度的三个维度检视了5个公共性模型，并作出相关评述。其中，星形模型被认定为最佳的公共性模型，PSI模型是综合性最佳的模型，其他的模型看似不如前者但也各有侧重。这些模型对于设计实践的指导意义在于在非常传统的建筑、规划语境内重新关注了空间中有关社会、行为等“软”的部分，并能成为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基础。

**关键词** 公共空间 公共性 包容性 可达性 功能可见性 公共性系数 评估模型

**ABSTRACT** This paper clears up the publicity model of public space and advance the concept of publicity index.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publicity is the vital quality of public space and the definition co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affordance, inclusiveness, accessibility. Then these three dimensions inspect five publicity model with related comments. Among them, the Star Model is defined as the best one while PSI Model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one.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ese models is to re-concentrate o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part in public space among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context, and to be the basis for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KEY WORDS** public space, publicness, inclusive, accessibility, affordance, coefficient of publicness, evaluating model

**中图分类号** TU-0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959 (2016) 01-0000-00

徐磊青 言语 Xu Leiqing Yan Yu

# 公共空间的公共性评估模型评述

## Review of Evaluating Model of Publicness of Public Space

### 一 公共空间与公共性

公共空间的丰富内涵是多方面和多语境的。不同于城市设计偏重于物质环境特征，“公共”二字所具有的社会学本质使得公共空间的概念与定义一定程度上游离于传统的建筑、规划本体领域之外。而城市公共空间的存在意义正是在于它能够把不同的人，无论其种族、年龄、阶层和爱好，集聚在一起<sup>[1]</sup>。将公共空间仅视为直观、经验式、中性而自然的建构是不够恰当的<sup>[2]</sup>。任何针对建成环境中公共空间的研究都无法只关注其作为物质空间的特性，而忽略空间背后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也只有将物质空间环境同实体环境之上的社会意义结合才能真正被认识<sup>[3]</sup>。通过在城市中的公共交往，突破了原来建立在亲近的共同性上的个体身份，为人们在复杂的城市生活中形成

更广泛层次的社会关系及重塑个人身份提供了无尽的可能，它使人们联成社会<sup>[1]</sup>。按照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的说法，公共空间的重要角色之一，就是带来一些社交的摩擦，把本不会遇见的人会聚在一起<sup>[4]</sup>。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当下虚拟空间和社交媒体泛滥的世界中，公共空间才会显得尤为珍贵（图1）。

传统的城市设计研究大多关注物质环境与形态，但还是有不少研究集中于公共场所的特定群体，如妇女、穷人、特定种族、残疾人和老年人。凯文·林奇（Lynch）在1965年的著作《开放空间的开放性》及1979年的著作《开放空间：自由与控制》中，就讨论了可达性、控制、公平以及刺激和社会接触的问题<sup>[5-6]</sup>。1992年斯蒂芬·卡尔等人所著的《公共空间》通过广泛的研究，提出了关于公共空间整体而全面的描述，他提议理想的公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200092）

1 具有人气和活力的公共空间



- 2 空旷的广场
- 3 相邻的街道
  - a 没有餐饮座椅
  - b 有餐饮座椅



共空间是有回应的、民主的、有意义的<sup>[7]</sup>。城市设计应当思考空间的权利归属以及空间的“公共”和“私有”与资本和政治的关系。

将公共性从公共空间品质的研究中独立出来是尤为必要的。当代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特征就是私有公共空间（Private Owned Public Space, POPS）的发展。私有公共空间类型也相当多元，既包括私有建筑后退形成的户外广场，也包括综合体内部的中庭等。这些私有公共空间多少会存在公共性方面的不足，譬如开放时间少于24小时，或有保安监控等。私有公共空间的另一问题是，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公共空间的价值和精神受到市场交易机制的蚕食，这些私有公共空间极易服务于商品消费而成为市场经济的附属空间。公共空间的过度商业化，使得市场交易机制取代了公共空间原有的交往参与、关系协调的机制，在满足个体物质欲求的同时，造成了公共空间公共价值的丧失，而且对非消费群体有排他作用<sup>[8]</sup>。

### 二 公共性的维度和系数

#### 1 公共性的三个基本维度

以玛格丽特·科恩（Margaret Kohn）对公共空间的解释为例，公共性有三个核心维度：所有权、连接性、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sup>[9]</sup>。其中主体间性和扬·盖尔所强调的公共空间的社交功能和对社会的作用不谋而合。而马修·卡莫纳（Matthew Carmona）将此扩展为“功能”和“观念”，艾利斯·马瑞恩·杨（Iris Marion Young）在解释她关于“非压抑城市”的概念时，强调了“可连接性”以及“包容”和“容忍不同”

是公共性的核心维度<sup>[10-12]</sup>。

通常判断公共空间公共性的一个主要依据是公共空间的权属。一般认为，如果某公共空间的所有权属于政府，通常其公共性较强。如果属于私有，那么它的公共性可能会相对减弱。但是仔细思考后我们会发现，公共空间的权属只是表面现象，核心问题是公共空间的开放性。如果公共空间向不同群体免费开放，空间中的人群具有多样性，那么这个权属就不是问题。

另外一个判断公共性的主要依据是对公共空间的控制。一般认为施加在公共空间中所发生活动的限制很少，只要符合法律的活动都可以在空间中发生，这是刚性的控制。社会风俗、道德等非法律的限制也会影响空间中的行为，但这都是软性控制。公共空间的控制指的是：这个空间是否有控制？谁来控制？控制的原则是什么？开放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由法律和风俗道德等来控制的，这意味着空间的所有者或管理者没有施加对空间的控制，包括入口控制和行为控制。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公园有围墙，草坪有护栏，入口有保安，空间里有很多禁止条文，禁止你做这做那。譬如说：“请爱护草坪！”这意思是说你不能进入这块草坪，但实际上草坪是公共财产，只要没有恶意破坏，我们完全可以进入。对空间的控制是空间权力的表达，因而空间的权属不是本质，控制才是本质。

于是，笔者认为，开放性和控制可以共同构成“包容性”的维度。公共空间的包容性，表现的是对不同群体开放的、免费的，以及对其施加不超过法律条文以外刚性控制的一种公共性特征。

公共性的另一个维度是可达性。可达性包括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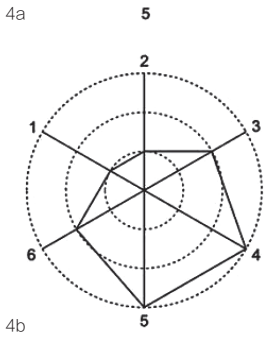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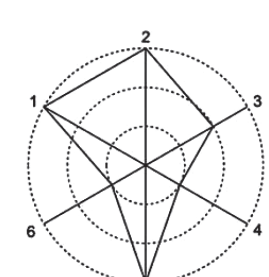
间和时间上的。空间可达是指能否方便进入。有入口门禁的广场和公园显然是可达性较差的。空间可达的另一层重要意思就是：空间区位也是公共性的主要方面。在一个空间区位不好的地方建设一个广场、公园、绿地等，它的公共性就会比较差。通常情况下，面向主要道路的广场就会比背向主要道路广场的公共性好很多。认清这点规划很重要。可达性的另一个方面是时间可达。理论上公共空间应该是24小时开放的，譬如纽约市的私有公共空间（POPS）就规定必须24小时开放。逐渐POPS出现得越来越多，但并不是所有的POPS都是24小时开放的。徐磊青、刘念、卢济威最近在对上海轨交站域的研究中，根据开放时间将站域类公共空间分为三类，包括全开放（24小时）、亚开放（15~18小时）和半开放（12~15小时），并检测了三个轨交站域公共空间的开放性<sup>[13]</sup>。

除了这两个维度，空间的活动潜力也是公共性的主要方面。规划、发展的每个方面都应该综合考虑公共空间是否能得到有效使用及是否富有想象力<sup>[14]</sup>。一个空间确实向所有群体24小时开放了，区位也不错，但是空间里啥都没有！譬如，故意不设置椅子和长凳，只有一片空地，或者只有一片草坪，就是不让你停留，那么这种空间就谈不上公共性。我们引入功能可见性（Affordance）这个概念，来说明公共空间应该为使用者提供活动功能，而且这个功能是可见的（图2，3）<sup>[15]</sup>。

公共空间公共性最低限度的建构，包括三个维度：包容性、可达性和功能可见性。成功的公共空间的共同特点就是公共性得到充分之体现：功能整合、活动多样、有包容性、可达性强且与市民生活



维度	描述		
安全公共空间	1. 监视	低	无闭路电视
		中	闭路电视监控安装，记录储存
		高	闭路电视监控安装，实时监控
	2. 停留的限制	低	有座椅且公共空间没有分隔
		中	有座椅但公共空间之间有分隔
		高	无座椅
3. 规则	低	由地方法律规定，由当地警察执行	
	中	由地方法律规定，由当地警察和私人警卫执行	
	高	由特别法规安排，由私人警卫执行	
情境公共空间	4. 事件	低	无有组织的事件
		中	有有组织的事件，无永久性设施
		高	有有组织的事件，有永久性设施
	5. 有趣的购物	低	没有商店
		中	大多数商店以日常功用为主（即便利商店等）
		高	大多数商店以趣味性为主（即自由货品的商店）
6. 路边咖啡座	低	无路边咖啡座	
	中	有路边咖啡座，部分覆盖（总面积的10%~50%）	
	高	有路边咖啡座，高覆盖率（总面积>50%）	



安全公共空间
 1. 监视
 2. 停留的限制
 3. 规则
 情境化公共空间
 4. 事件
 5. 有趣的购物
 6. 路边咖啡座

#### 4 情境/安全空间模型

- a 贝尔斯特拉维斯广场
- b 舒乌伯格广场（剧院广场）

充分融合。在分析和评判城市公共空间时引入“公共性”这个概念，正是在规划学之外引入一种社会学和政治学维度的标准，用以判定城市空间对有差异性的社会阶层和个体的开放程度，也使得话语语境被确定在能看得到人的活动的中观、微观层面，并与城市设计的侧重物质环境测量的维度有了区分<sup>[1]</sup>。

#### 2 公共性系数

在建构了公共性的三个基本维度之后，公共性就可以进行评估。公共性也是场所综合品质评定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它的评估可以通过单独模型获知，通过评估可以得到一个公共性系数。所谓公共性系数，指的是场所的公共性评估得分，它既依赖于场所的公共品质，也依赖于考量它的评估模型。

### 三 公共性的评估模型

国内公共空间品质的分析模型中，大多很少涉及公共性的评估。国外关于公共空间的公共性的评估也比较少。譬如，乔治·瓦尔纳和史蒂夫·提斯德尔（Varna & Tiesdell）指出：在讨论公共空间公共性时，学术上往往缺少严格定义的公共性这个概念，并缺少详细分析公共性的多维度工具，以致不能在不同的公共空间中做出比较<sup>[16]</sup>。很多公共空间的文献仅仅依托于一个概念：如果人们认为它是公共空间，它就是公共空间，而不管其从空间的权力、实体布局和所有权等方面是如何考虑的。

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如何评定，应该评定哪些方面，目前有哪些可以参考的模型？最近国外的公共空间品质评定呈现出多元的状态，尤其是在中观和

微观尺度上出现了不少评定模型，其中有一些模型是针对公共性的评估。

#### 1 情境/安全空间模型

2007年荷兰学者范·梅利克（Van Melik）等从偏向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觉察到空间的“迪士尼化”与遭受过度控制的情况，并提出包含两大维度即与安全感知有关的安全空间（Secured Space）和与城市娱乐有关的情境空间（Themed Space）的模型<sup>[17]</sup>。安全空间包含监视、闲逛的限制、规则三个子维度，情境空间包括事件、有趣的购物、路边咖啡座三个子维度。每个维度的得分有三个等级。雷达图中连接6个打分点得到的区域越大，情境/安全性相应的越高。虽然这使得案例之间的比较不够直观，例如某些锐角和钝角的图形之间很难去比较面积从而难以获得总体评定的差异，每个维度评判的内容也相对局限，但是研究者还是借助这个量表在鹿特丹某些广场的改造中发挥作用且取得成功，并被作为案例推广至鹿特丹其他的公共空间中，以实践实现了对公共空间的改善（图4，表1）。

情境/安全模型（Themed/Secured Space Model）更多地考察了公共空间的控制与监视议题，并在运行管理（management）的语境内讨论，作者引用约翰洛克的名言“自由并不意味着放弃法律和规则”，强调情境主义的一种活力或者品质其实离不开限制的保卫，并认为情境的活力和安全之间是可以互相促进的，这也使得在公共性模型中，情境/安全模型成为了唯一一个在控制上正面

加分项的模型，例如闭路电视的出现会增加场所的安全感知。可以说，作者以安全为由为控制作出了辩护。按照三个基本维度，实际上这个情境安全模型，涉及了“公共性”维度中的控制（牵涉包容性）和“功能可见性”维度。

#### 2 CABE空间塑造者模型

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英国建筑和建设环境委员会（The Commission for Architectur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CABE）机构于2007年出版的《空间塑造者》（*Spaceshaper: A User’ s Guide*），曾经在社区活动家、建筑师与规划师中广为使用<sup>[18]</sup>。它是一个面向所有人群的实用工具箱，无论是社团积极分子还是专家，在投资前可以借助空间塑造者模型调查好社群、环境的基本问题再进行下一步营造活动。在这个受到政府支持的研究项目中，社区活动参与者对场所的41个特征作出评定，得到公共空间综合品质的八个维度，分别为维护、环境、设计与外观、社区、你（使用者）、可达性、使用、其他人。如果根据得分画出来的形状的某部分在图中虚线的部分之内，说明场所的感知得分较差，反之则较好。不过空间塑造者模型虽然也生成了对公共空间评定的雷达图，但是其评定标准却是基于工作营讨论与问卷，并无清点物质环境的客观测度。空间塑造者模型的操作手册提供了调查问卷的问题和社区工作营的详细操作性条目，规定工作营的人员组成必须包括社区居民与设计师并且提供多方协作的平台，但是也专门提醒举办社区活动的时候必须要有专业组织者到场维护（图5）。

空间塑造者模型调查的是参与者对环境的主观感受，其主要的作用在于在workshop中引发参与者讨论，促进公众参与，并且比较不同参与者或者团体的不同反应。因而这个模型主观性较强，譬如，“你”“社区”“其他人”这几个维度尤其如此。但作为一个公共性评定的工具来说，空间塑造者模型的真正挑战是它需要专业人员或经过培训的人，以及对场地有深度了解的人士组成workshop才能完成评定。以公共性的视角检视CABE空间塑造者模型之偏向，至少“使用”“环境”“社区”和功能可见性有关，“其他人”和包容性有关，“可达”就是可达性。

#### 3 三轴模型

2010年美国学者杰里米·内梅特和斯蒂芬·施密特（Nemeth & Schmidt）提出同样偏重于运行管理的公共空间评价量表——三轴模型（Tri-Axial Model）<sup>[19]</sup>。此模型主要从公共空间管理运行和公共性的维度出发，兼而有之地将设计和使用品质包含于一个更综合的模型中，使得这个评价体系具备较强的实用性。三轴模型的提出基于美国的容积率政策所催生一系列问题并诉诸于公私之讨论——例如在高强度、高密度开发中，愿意出让地权使公共空间的开发商获得更多开发权的优惠，从而获得容积率提升。然而，现实中很多开发商或将空间挪作私用或任由空间以低质量的状态存在。最后作者证明私有公共空间（POPS）的公共性确实不如公共产权的公共空间，并阐明即使两者公共性相同，私有公共空间的管理者也会诉

诸运营、设计等手段进行排斥、限制及干预<sup>[20]</sup>。因此，三轴模型是接下来所有讨论的模型中目标最明确的——针对高强度开发中的私有公共空间（POPS），也是几个模型中唯一较为明确提到室内公共空间的模型。

量表包含三个维度：使用情况（uses/users）、产权（ownership）和运行管理（management）。模型通过得分三点的连线来展示空间在运营管理问题上的偏向程度。在打分规则上，因子得分只有-2，-1，0，1，2五个层次，可以对应到纽约的100多个公共空间中，但遗憾的是作者只针对管理与控制这一个维度提出了20个子变量，其他两个维度还没有实现可操作化（图6）。

#### 4 星形模型

2010年英国学者乔治·瓦尔纳和史蒂夫·提斯德尔提出具有突破性意义、侧重于公共性量化的星形模型（STAR Model），可以在五个核心维度上进行评估：公私产权（ownership）、控制（control）、运营状况（civility）、形态配置（physical configuration）与活力（animation）<sup>[15]</sup>。研究者在因素表中虽然针对每个维度制定了五个等级的打分，各自的维度类目也十分详细，但部分规则与测量还是用相对模糊的数量词来描述和定义。每个维度包含的因子个数并不均等，从最多包含8个因子的形态配置到只包含1个因子的产权维度都被赋予了相同的权重。因为要对应到星形模型中，它们被强制性地均质化到五个维度上。研究者并不避讳这些缺点并提出这是后续研

究需要改进的地方。乔治·瓦尔纳的后续研究中提及使用空间句法结合星形模型从而进一步优化星形模型<sup>[21]</sup>。这个模型的优点在于，它是一种快捷、方便的公共空间评定方式，因操作简便而对评定者的要求不高。在通过对不同案例的公共空间品质可视化处理后得到五星雷达图，再通过比较其偏倚程度可迅速得到对公共空间改造的建议（表2）。

此模型被应用于苏格兰、北欧数个案例的评估，并得到5向度的雷达图。选取的案例都是曾经被认为会给区域带来活力的高品质滨水空间，却由于各种原因其活力、使用状况各异。在选取之前考虑了它们在面积规模、类型上的相似性。STAR模型涵盖面广、维度分类细致、可操作性强，可能是目前最好的公共性模型之一（图7）。

#### 5 公共空间指数模型

2014年美国学者维卡斯·梅塔（Vikas Mehta）将社交性（sociability）定义为公共空间的基本职能，从文献中总结出包含公共性在内的公共空间品质的五个维度，即有意义的活动（meaningful activities）、包容性（inclusiveness）、愉悦度（pleasurability）、安全（safety）、舒适（comfort）。我们将其列入公共性模型中<sup>[22]</sup>。威廉怀特曾定义一个成功的公共空间的四个关键品质是：空间是可达的；人们能参与到各种活动中；空间是舒适的并且有良好的形象；是一个人们能见到彼此并且增加社会互动的社交空间。显然PSI量表满足这种描述（Public Space Index, 简称PSI）<sup>[23]</sup>。PSI同样是五维度

可达：找到你的路

使用：空间必须要提供什么样的活动和机会

其他人：空间是如何满足不同需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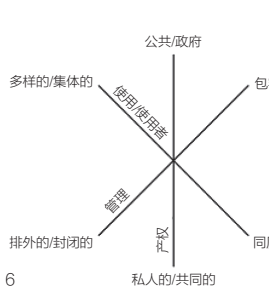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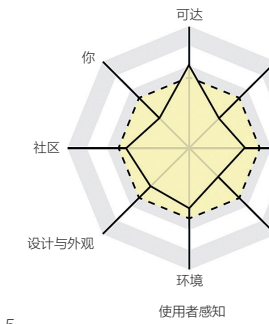
维护：空间有多么干净整洁

环境：空间有多安全和舒适

设计和外观：空间看起来如何并由什么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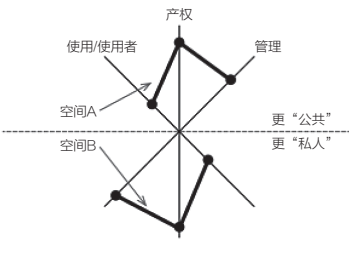
社区：对当地人来说这个空间有多重要

你：空间让你感受如何



5 CABE 空间塑造者模型

6 三轴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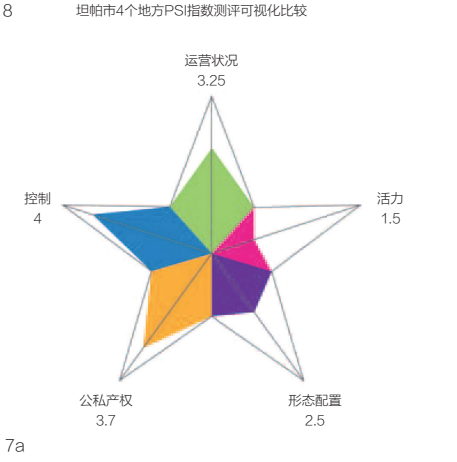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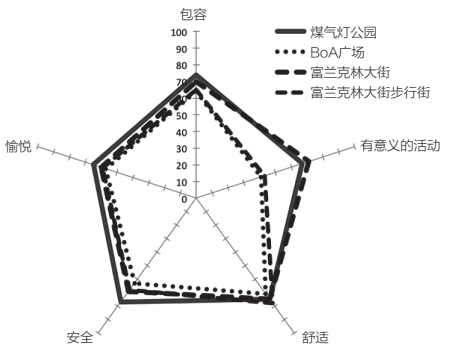


量表，这五维中的包容性、有意义的活动和舒适等

三个维度与公共性直接相关。这个五维模型是一个包含45个子项目的评定体系，并且大部分子项目配有4个等级打分的简单规则。比星形模型更进一步的是，他们的权重是经过优化的。这个复杂而全面的评定体系细致地考量并包含了使用者的感知、行为、物质环境特征和空间的社会经济维度。其中13个子项目跟使用者对场所的感知有关，在使用中必须通过使用该公共空间的人来对其进行等级评定。因此PSI模型相对于星形模型不仅可以比较不同案例以提供设计策略，还具有对场所进行总体评分来进行比较的可能。五个维度各自的分数上限为30分，总分为150分，但最终会被转化为100分制的PSI得分。目前来看，PSI模型是现存模型中各个方面最均衡的模型，它可以被认为是包含公共性评估的场所品质综合评价。

PSI模型被运用于佛罗里达州港口城市坦帕（Tampa）几个公园、广场、普通街道与步行街的量化与评估，并画出五向度的雷达图。因为还是有权重方面的考量，PSI量表有全局分数，使得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之间可以进行横向的综合比较（图8）。

7 星形模型
 a 太平洋码头 b 格拉斯哥海港 c 布鲁梅劳大道
 8 PSI模型



7a

## 四 公共性模型的比较

### 1 公共性的契合与偏重

将所有模型置于同一标准上进行比较是不公平的，但它们都牵涉到公共空间的最重要品质——公共性，因而被放在一起分析。PSI模型十分全面细致，但更倾向于空间的品质问题与综合评定；三轴模型目的实为检视私有公共空间的问题，故更多地讨论运营管理方面的公共性问题；相信如果没有活力的陪护，安全 / 情境模型的安全必须与控制 and 限制为伴，这一定程度上为已成为公共性话题中众矢之的的闭路电视做了正名；CABE空间塑造者模型为社造的workshop工具，是不同群体之间引发公共性讨论的触媒和基础；星形模型最接近于公共性的问题，是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五个维度几乎都与公共性的三个基本维度即可见性、可达性、包容性息息相关，唯一的缺点是星形模型没有场所的总体评分功能（图9）。

虽然各自的学术目的并不完全相同，我们仍然可以参照与公共性相关的梯度由强至弱依次列举为星形模型、三轴模型、情境/安全模型、CABE 空间塑造者模型、PSI模型。PSI排在最后的原因是

因为其更倾向于空间品质的语境和更均质化的模型维度分布，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其五个维度中至少有三个维度（包容性、有意义的活动、舒适）与公共性相关（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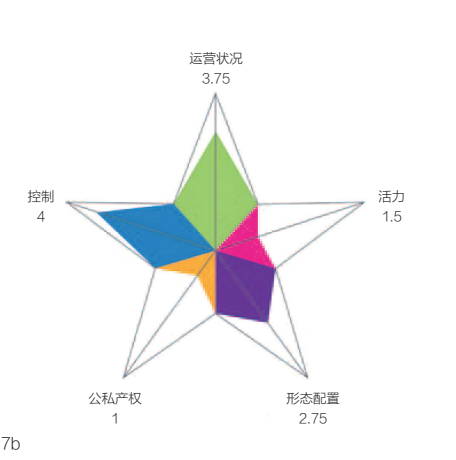
### 2 客观、精致与可操作性

PSI和星形模型分别包含了45个和至少24个变量，并且较细致地描述了每个变量的统计方式和分数梯度，从而被我们认定为较为细致，尤其是PSI还有每个因子的权重，而星形模型则均质化了因子的权重，很可能意味着PSI较之星形模型更为客观。客观程度较高的是星形模型和PSI模型，三轴模型和情境/安全模型次之，CABE的模型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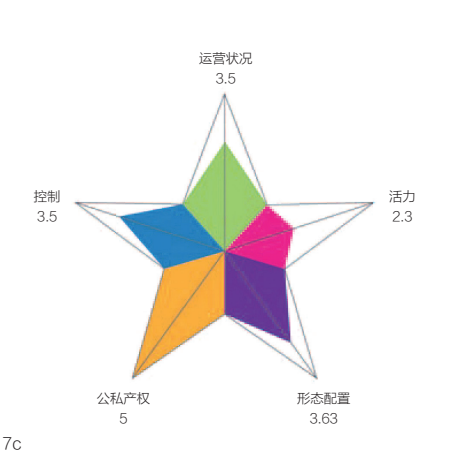
以上每个模型基本上都曾被用于现场测评。从操作性来说，三轴模型稳定性不太高，并且只实现了其中一个轴（运营）的可操作化，在笔者看来其中的某些轴不适合的话是可以替换的。PSI和STAR模型在实操中演练较多且具备较好的操作性，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上文中提到的这两个模型在子项目的评定上描述得相对较细致。例如梅塔带着8个学生便可以完成一个街道、一个广场、一个城市公园、一个步行街的评定，其中调研员完成评定与统计196份，使用者完成问卷77份<sup>[24]</sup>。CABE

表2 星形模型中五个维度的公共性描述

维度	公共性强（许多社会群体认为此场所为一个公共空间——对于公众来说更加公共）	公共性弱（少数社会群体认为此场所是公共空间）
公私产权	公共产权的公共功能和公众使用的空间	私人产权的私人功能且私人私用的空间
控制	无控制	明显有压制性的控制——人员或电子监控；到处有保安
运营状况	保养、保持良好的，以公共利益的角度运营管理，能够平衡不同社群的需求	运营过度或运营过少
形态配置	连接性强且位于常规动线系统上，与场所之外的公共领域有强视觉连接，没有明显的入口门禁	连接性弱且不位于常规动线系统上，与场所外部的公共领域只有弱的视觉连接，具有明确的入口门禁
活力	能对广泛而多样的使用和活动提供支持	死气沉沉的公共空间：对活动支持有限且潜在活动与使用有限



7b



7c

模型名称	维度数	子变量数（个）	自变量打分等级	是否有总分	与公共性相关程度
情境/安全空间	2	3	3	无	中度相关
三轴	3	≥20（未完成）	3	未知	高度相关
星形	5	≥24	5	无	高度相关
PSI	5	45	4	有	中度相关
CABE空间塑造者	8	41	-	无	中度相关

表3 诸模型维度与变量个数等模型特性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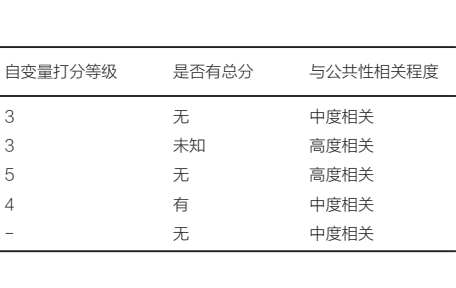
的模型因为须依赖于参与式设计的工作坊，所以其操作性被评定为较差。

在众多模型相比较之下，近年得以发表的PSI模型和STAR模型通过其细致的打分规则和多维度的准确衡量能够获得对公共空间较为全面、客观的数据，并可作用在不同公共空间案例的比较中，能够很直观地反映几个维度中具体是哪一部分有缺失，从而直达空间品质的短板并提出改造建议；于研究而言，PSI量表更具价值的地方在于其总体评分和更偏重于空间品质的综合特性，而STAR模型至目前为止，其公共性维度最佳。

## 五 结语

公共性日渐成为当下中国公共空间一个令人棘手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它反映着可达性、包容性、可供性等支持社会活动的品质，其偏重空间中“软”（行为活动、心理感受等）的部分，相对于经常研究“硬”（物质环境特征等）部分的建筑规划学者来说不容易下手。公共空间量化研究正趋向于一种更加复合的研究框架，融合了城市经济学、城市形态学、文化人类学、环境心理学等，属于交叉学科影响下的活力前沿领域。在建筑学本领域内研究活化程度不够、跨学科研究丧失话语权之际，公共空间领域的研究是为建筑学与城市设计研究正名的机会，是促进学科融合、巩固建筑学与规划设计之本体地位，以及兼具研究与实用价值的研究阵地。公共空间的公共性，理当成为各学科之间交流的基础。□

图片来源：图1a引自http://www.nka-photo.com/styled-2/page10/index.html；图1b引自http://buildipedia.com/aec-pros/urban-planning/new-york-city-revitalizes-the-life-between-buildings；图2引自http://www.huangyili.com/list.asp?id=5&page=3；图3引自Jan Gehl, *How to Study Public Life*, 2013；图4，表1引自Van Melik, Van Aalstl,Jan Van Weeseop, *Fear and Fantasy in the Public Domain: The Development of Secured and Themed Urban Space*,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07(1)；图5引自http://



9 诸模型位于公共性三个基本维度中的位置偏向

www.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图6引自Jeremy Nemeth, Steve Schmidt, *The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Space: Modeling and Measuring Publicnes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11(1)；图7，表2引自George Varna, Steve Tiesdell, *Assessing the Publicness of Public Space: The Star Model of Publicness*,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0(4)；图8引自Vikas Mehta, *Evaluating Public Space*,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4(1)；其余图表均为作者绘制或拍摄。

### 参考文献

- 许凯, Semsroth K. “公共性”的没落到复兴——与欧洲城市公共空间对照下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3）：61-69.
- 夏铸九. 公共空间[M]. 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4.
- 陈竹，叶珉. 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空间?——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与空间公共性的判定[J]. 国际城市规划，2009（3）：44-51.
- Sennett R. The Fall of Public Man[M].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Lynch K. **[The Openness of Open Space]**[M]// Banerjee T, Southworth M. In *City Sense and City Desig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2: **起止页码**,
- Lynch K, Carr S. Open Space: **Freedom and Control**[M]//Banerjee T, Southworth M. In *City Sense and City Desig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2: **起止页码**,
- Carr S, Francis M, Rivlin L G, et al. *Public Spac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曹观强，王超. 公共性视角下的城市公共空间发展路径探究[J]. 城市发展研究，2013（8）：30-33.
- Kohn M. Brave New Neighbourhoods: The Privatisation of Public Space[M]. London: Routledge, 2004.
- Carmona M. Contemporary Public Space: Part Two, Classification[J].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0, 15(2): 157-173.
- Young I M.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Young I M. Inclusion and Democrac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徐磊青，刘念，卢济威. 公共空间密度、系数与微观品质对城市活力的影响——上海轨交站域的显微观察[J]. 新建筑，2015（4）：21-26.

[14] Goodmann W.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Urban Planning[M].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City Manager’ s Association, 1968.

[15] 杨公侠，徐磊青. 环境心理学[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

[16] Varna G, Tiesdell S. Assessing the Publicness of Public Space: The Star Model of Publicness[J].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0, 15(4): 575-598.

[17] Melik R V, Aalst I V, Weeseop J V. Fear and Fantasy in the Public Domain: The Development of Secured and Themed Urban Space[J].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07, 12(1): 25-42.

[18] CABE .Spaceshaper. A User’ s Guide[EB/OL]. [2016-01-18].http://www.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

[19] Németh J. Controlling the Commons: How Publicls Public Space?[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10**, 48(6): 811-835.

[20] Nemeth J, Schmidt S. The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Space: Modeling and Measuring Publicnes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11**, 38(1): 5-23.

[21] Varna G, Cerrone D. Making the Publicness of Public Spaces Visible: From Space Syntax to the Star Model of Public Space[C]//EAEA-11 Conference Proceedings, Envisioning Architecture: Design, Evaluation,Communication. Italy, Milan, 2013: 101-108.

[22] Mehta V. Evaluating Public Space[J].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4, 19(1): 53-88.

[23] Whyte H W. How to Turn a Place Around[M]. Newyork: Projects for Public Space Inc., 2000.

[24] Varna G. Measuring Public Space: The Star Model[M]. Surrey: Ashgate, 2014.

收稿日期 2016-01-18